

十一個女人

張小鳳／陳佩璇／蕭鳳／黃菊／袁瓊瓊／荻宜／蔣曉雲／林佩芬／蔡昭仙／馮菊枝／姬小苔



十一個女人

張小風・陳佩璇・蕭 颯・黃 蔚・袁瓊瓊・談 宜
蔣晚雲・林佩芬・蔡昭仙・馮菊枝・姬小苔

十一個女人

作者：張小鳳・陳佩璇・蕭颯・黃菊・袁瓊瓊・荻宜
蔣曉雲・林佩芬・蔡昭仙・馮菊枝・姬小苔

出版：麗的電視有限公司

發行：曾威記書報社

印刷：雅聯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一九八二年一月

售價：港幣拾元正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鈕則誠

從書中走上 螢光幕

有這麼一本書，標題上印着「十一個女人」，原以為是一部婆婆媽媽的小說，後來才曉得是十一位女作家的短篇小說集，內容分別講述十一個女人的故事。書有兩種封面不同的版本，頭一種顯示一隻彩蝶在茫茫大化中執着地吸吮着花蕊，倒也婉約地點出了主題；新版的封面則是旅美模特兒高開怡醉臥在德州大草原的浮雲下，強烈地揭露出靈與慾的掙扎。究竟裏面是一篇篇什麼樣故事的組合？十一位年輕女作家敏銳纖細的心智與筆觸，又為我們鋪陳出一幅幅什麼樣的圖畫？書的本身已為我們的想像力提供了一塊保留地。我們可以從它裏面，尋訪到十一個女人在臺北屋簷下載沉載浮的生路歷程。離開父母，走出校門，投身在一處光怪陸離的大都會中，年輕的生命上到底要留下幾許刻痕才能證明自己已經長大？尤其當這份無法磨滅的記錄是一個男人的形象，或

者是自身虛榮的投影。一道道情網捕捉住無數青春年華，而「情到深處無怨尤」竟是多麼貼切的註腳；結果呢？參不透的鏡花水月總成空，這次第又怎是一個「情」字了得？十一個女人的無奈，將在多少女人身上重複演出，書沒有給我們答案。

戲

於是書變成了戲，十一個導演，十一組演員和班底，臺視慷慨地通過預算，小組開始馬不停蹄地奔波。——幾個工作天，「洞仙歌」完成了，「快樂的單身女郎」、「阿貴」在緊鑼密鼓中前進，「雨來了」、「抓住我，太陽」的劇本擱淺；香頌屋裏的人羣來來去去，牆上的行事曆別上一朵大紅花，象徵着頭一部戲的殺青。「實驗」的精神，使每個參與工作的人無條件地付出。爲了量入爲出，室內戲搬到演員家中拍攝，導演也下場跑龍套，大家只有一個想法：拍好每一部戲。書裏的故事透發的那股寫實的風味，在戲裏被更積極地要求着。不進棚，一切用實景是這十部戲的特色。雖然是電視節目，卻用了一切電影製作的方式和手法；電子攝影立即顯影，可免洗出毛片再修正之苦。膠捲換成了影帶，電影搬上螢幕，「實驗劇場」的意義在於拋磚引玉，期許着中國電視史從此寫下嶄新的一頁。

人

製作人張艾嘉和陳君大都有一份難得的自信、執着與創意，他們努力嘗試把文字轉變成鮮明的形象，「雖千萬人吾往矣」。小題大作是他們的原則，用心刻劃一些幾乎是平凡而親切的故事

和女人，讓我們去感受她們的結與解。而十一位導演中只有兩位是女的，「觀眾也許可以看出來，男人看女人跟女人看女人有何不同。」導演劉立立如是說。論導演資歷，憑經驗一步步闖出來的有三分之二，還有就是留洋歸來的科班新秀。對他們所有人而言，這次的創作都是頗富「實驗」精神的。較少的市場壓力，較新的拍攝方式，每個導演多少都希望自己能適切地成為「電影作家」，以開麥拉為筆，把書中的故事重新加以詮釋。角色方面，亦有多名新人加入陣容，在故事的塑形、導演的指點和自己的領悟中，步上演員之途。或許新人的清純，可以為戲平添一份生活感，而資深演員的攜手合作，使得戲更有可看之處。

有人調侃張艾嘉：「拍完了『十一個女人』，再拍『十一個男人』吧！」她搖搖頭笑着說：「十一個女人背後，不正是有十一個男人嗎？」

季季

兩性關係的 時代抽樣

幾乎每一個小說家都會在他的作品中安排一種「挫折」的景況，然後把小說人物放置其中，接受生活上不同形式和不同性質的試煉。這種試煉，常因小說人物先天气格與後天成長環境、教育背景、人際經驗等等複雜因素的不同而歸納出互異的結局：可能是喜劇、可能是悲劇，也可能是亦悲亦喜，只讓人留下一聲莫可奈何的嘆息！

再進一步說，小說家在作品中「安排」某一種挫折景況，必定源於他在生活中的肉眼所觸、心靈所感，而不只是巧作安排的亭臺樓閣。換一句話說，小說在本質上雖是「虛構」，但它的背景卻不能脫離人類生活的實際範疇。從這個角度來看，小說的功能決不應止於消遣；如果小說家的視野夠廣、體察夠深、描寫夠精確的話，小說應可視為人類生活中一時或一地的經驗之抽樣；其中滴含着人和生活搏鬥的種種憤怒、血淚、感激、

收穫、憧憬……。

因此，我首先要說，「十一個女人」這本書，是六十年代兩性關係的部份抽樣與試煉；決不只是十一個女人的故事，也決不只是和書中十一個女主角的愛恨悲怨血肉相連的十一個男人的故事。和你我一樣，他們在人世不可能是單獨的存在；有種種作爲人的無可避免甚或無可奈何的牽絆，遂而在生存的大道上，衍生許多曲折迂迴的岔路，偶而演出驚險萬狀的鏡頭。

2

「十一個女人」這本書，是國內出版界由傳統的靜態編輯步向企劃編輯路途中的一份小小獻禮；這是相對於那些耗資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的大套書而言。出版這本書的「爾雅」發行人柯青華（筆名隱地），是在經驗豐富的編輯生涯中，逐年收集了這十一篇發表於不同刊物和不同時間的作品。在所謂的「出版噱頭」上，它標榜「十一個女作家寫十一個女人的故事」；而這十一個女人，除「抓住我，太陽」中的「我」，其餘十個女人都受到「壞男人的傷害」。

在「作家卡新脫」上，柯青華所選擇的十一個女作家，都至少具備這幾種條件：①年輕；②已在文壇嶄露頭角；③尚有潛力；④仍孜孜於寫作。現在先就這些條件來看看這十一個女作家（以年齡爲序）：

①寫「畫魔」的馮菊枝：大約三十六歲，國校教師，民國五十四年以「暗流」入選「聯副精選小說」成名。作品不多，風格屬溫柔幽怨型，擅長描寫女性在感情生活中無告、無奈的哀愁。民國六十年左右，曾因故停筆六年，民國六十六年復出。「畫魔」是她停筆生涯中的少數作品，

當時是以筆名「千青」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畫隱」的男主角，是「十一個女人」中寫得最細膩的，觸及的心靈世界也最深，令人駭異和嘆嘆。

②寫「浮萍」的荻宜：三十三歲，目前是家庭主婦。民國六十三年以「米粉嫂」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當代中國小說大展」而成名。荻宜來自桃園鄉下的困苦家庭，初中畢業就開始為生活奔波，曾在臺視編劇訓練班受訓，在文壇成名前，多數作品為電視劇和廣播劇。擅寫小人物的悲哀。她是刻苦勤奮型的女作家；和一些稍具才情而疏於創作、勤於招搖的女作家相比，有她的可貴之處。她的這一優點，表現於生活上的是幾年來勤練氣功和劍術，把從小因生活窮困而致的虛弱的身體練成了剛柔並濟。

③下面四位同屬三十一歲，改以出道先後為序：

①寫「雨來了」的蔡昭仙：她是屬於精靈型的女作家，在嘉義女中求學時代就顯露了閃爍的文學才情。民國五十五年以「那河裏的玻璃碎片」得文藝營小說組冠軍而成名。作品不多，大部份作品發表於平鑫濤主編時的聯合副刊。民國六十二年左右，蔡昭仙曾為情傷身，受創之重幾至喪命，自彼而後，她幾乎從文壇退隱，改而熱衷於生意生涯，目前據說遠赴日本，可能在那裏結婚定居。「雨來了」是她五十九年的作品。她的才情特別表現在豐富的想像力和似疏實密的結構，作品特色是淡：大悲大喜到了她的筆下都以雲淡風輕的蘆笛吹過。她是有寫作潛力的，但無法給予仍在「孜孜寫作」的評價。在五十年代成名的女作家中，她是讓人懷念而惋惜的。

②寫「釋情」的陳佩璇：如果我的記憶沒錯，她和蔡昭仙是文藝營同學。但五十年代除少數抒情散文外，並未發表什麼讓人矚目的小說。六十年代中期後，她以家庭主婦的客卿姿態，開始

給「家庭」月刊和「婦女」雜誌寫訪問和報導性質的作品。現在是「宇宙光」編輯。

③寫「自己的天空」的袁瓊瓊：民國六十年以「朱陵」的筆名寫詩踏進文壇後，五、六年的時間裏除做詩人管管的太太，生養一兒一女外，大部份時間都在寫詩。六十七年以「等待一個生命」獲聯合報小說獎佳作，但她的小說真正引起側目並建立獨特風格的，是次年同樣入選佳作的「小人兒」。從這一篇開始，她像豁然長大的孩子，眼睛雪亮了，慧黠的心思不斷幻化出許多讓人會心動容的生活小事，文字俏皮、透亮，在作品中組合出豐富且富風韻的生活語言。就目前來看，袁瓊瓊的才情是初露的礦藏表層，還有深厚的蘊藏可讓我們期待。

④寫「阿貴」的黃菊：黃菊的本名是應鳳凰，師大英語系畢業，銀行職員，小說作品不多，風格仍未確定。她的更大潛能是在文學史料的整理：除一系列替「爾雅」編「作家書目」外，目前正協助柏楊替時報出版公司編「六十九年文學年鑑」。另外她也常以「項青」筆名替「書評書目」月刊撰寫「書市行情」。

⑤寫「小葉」的蕭颯：二十八歲，國校教師。六十五年開始在聯副和華副大量發表小說。短篇「我見漢生」、中篇「霞飛之家」、長篇「如夢令」發表後，已充分顯露「大型女作家」的傾向：才情高，文筆犀利，很能洞察並掌握現實社會的紛紜世相，寫作態度也很積極勤勉。這些優點如能長期保有，蕭颯的作品應可呈現更多的高峯。我認為，「小葉」是這本書中寫得最好的一篇。

⑥寫「閉夢」的蔣曉雲：二十七歲，師大夜間部教育系畢業。畢業之前，白天曾當過編輯和公司職員，去年婚後出國，目前在洛杉磯就學。她是少數以一篇小說就在文壇造成騷動的女作家

：六十四年得文藝營小說獎的「隨緣」發表後，被朱西寧等先輩視如瑰寶；認為她頗得張愛玲之精髓，但蔣曉雲說她在寫「隨緣」之前從未看過張愛玲的作品。從蔣曉雲後來再發表的「掉傘天」、「樂山行」、「姻緣路」等篇看來，我認為她的文字、語氣確有和張愛玲「形似」之處，但本質上「神似」之處不多。或許因時代背景的關係，張愛玲的小說人物大都情感豐富而內斂，帶有悲劇性格，對大愛大恨的描寫，常借助旁支事件來顯示其強烈鮮明。蔣曉雲的小說人物，活在目前可說百無禁忌的工商社會，開放不拘，而且都帶有「隨緣」的性格。「隨緣」是佛家語，沒有出家的信徒，在家和家人共餐，不茹素而吃「肉邊菜」則稱「隨緣」；從入世的眼光來看，有凡事不必勉強、隨遇而安、對人生不要太挑剔的意思。蔣曉雲的小說人物，大都如此：他們看來樂觀爽朗，愛恨容易外顯，得之沒有大喜，失之也沒有大慟，淚水流盡，依然故我。因此，也有人說蔣曉雲的小說特色之一是「寡情」，或也有幾分道理，因為在複雜而忙碌的現代社會裏，兩性關係的發展看似比過去密切，但深究起來，密切和有情未必成正比，有時其間仍有很大的距離。

⑥寫「抓住我，太陽」的姬小苔：二十七歲，復興美工科畢業，長篇小說較多，有瓊瑤風，「抓住我，太陽」是她試圖純文學創作的轉捩作品，但並不很成功。今年上半年，她在臺灣時報副刊發表了幾篇報導文學作品，看出她努力改變風格的誠意。

⑦寫「快樂的單身女郎」的張小鳳：二十六歲，輔仁大學教育心理系畢業，我只看過她兩篇小說，不敢妄加批評。不過，從兩篇得來的印象，她頗有寫作才情，擅用生活語言，文字精鍊，情節與情節間的「過橋」手法處理得很靈活，使她的小說結構不致落入呆滯與零碎的困境。她是寫得不多，但她是有潛力的。

②寫「洞仙歌」的林佩芬：二十四歲，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自小體弱，是多愁善感型的女作家，作品有濃厚的閨閣氣息。懷舊、內向、顧影自憐，是她筆下女性的性格弱點，她們爲這些弱點付出了痛苦的代價，但並不能得到別人的同情與尊敬。林佩芬嗜讀古書，小說文字稍嫌泥古與凝滯，另外，她極注重情緒與氣氛的鋪陳，而致作品有空中樓閣的玲瓏之相而欠缺人間泥土的踏實氣息。就散文而論，這些可能成爲一種優點；就小說而論，適中則可，過與不及都是該迴避的大忌。

3

胡適曾讚揚胡漢民主持立法院時代（民國十九年前後）所訂立的新民法——確定女子在法律上與男子有平等的權利——「是一個不流血的絕大社會革命」。從那時到現在，經過半個世紀的蛻變，現代女性在參政、就業、受教育、經商等方面，確已擁有許多和男人平等的權利，但，男女可以「平權」，卻不可能「平等」；特別是在生理結構和生兒育女的天職上。這種先天的不平等，使我們在今中外文學作品中看到許許多多愛情悲劇；在女性的天職和社會道德觀相衝突的時候，被犧牲的一方往往是女性。拜科學發達之賜，現代女性可借助種種避孕方法免去這種困境，但仍有許多無知女性在禁果之後痛啼醒果。「十一個女人」中，「雨來了」、「自己的天空」、「釋情」都觸及了未婚懷孕的問題。從民國六十年以來，這個問題變成兩性關係中最棘手和危險的問題：包括女方自殺、墮胎發生意外、雙方互控互毆互索賠償、棄嬰增加、人口壓力更重……。

「十一個女人」的故事背景都在臺北；除「洞仙歌」的端木蕻是大學副教授外，其餘的男男女女，都在工商場合討生活。工商社會的特性是講求效率、不斷面臨新的競爭對象，稍有失策即可能一敗塗地。爲了爭取效率，工作人員普遍生活於如機器旋緊發條的緊張之中，相對的，他們也需尋求鬆弛情緒的藥方。「十一個女人」中的男男女女，都不是工商社會的高所得階級：可以去打打高爾夫、俱樂部小酌、旅行渡假等等比較閒適的逍遣來調劑身心。他們是一撮小人物，收入不高，羨慕甚至妒嫉別人會賺錢，這種心態長期潛伏，漸漸衝破他們的道德防線，走進敗德的旋渦。「小葉」裏的劉智原和小吳，從供職的酒店偷出洋酒再對水轉售出去，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他們賺了錢並不是去改善生活，而是去跳舞、去賭博，甚至賭輸了，和他同居的女友小葉要出去「賣」一個晚上，第二天才有錢讓他還賭債。而「阿貴」——一個臉部有先天缺陷的自卑女子——爲了計程車司機老王假情假意的幾句話，把辛苦做裁縫存的錢拿給老王買新車——在她的憧憬中，「新車」是她和他人生新階段的開始——但是老王拿了錢後卻藉口跑了；跑出了她的夢，也永遠跑出了她的生活。而老王，阿貴早知道他是一個賭徒，只是自我安慰的相信他已戒賭了。再如「畫魔」裏的凌一瑜，爲了先生葛志宏的發財夢，必須上班賺錢養家，向人借錢給葛志宏投資（每一次都失敗），在葛志宏事業還沒有成就前，不准生小孩（已「打掉過三個孩子」）。「快樂的單身女郎」裏的鄭忻怡、忻忻姊妹，也同樣爲了她們所愛的男人而做了金錢的奴隸。問題是，「她」愛「他」，願爲愛作任何付出，而「他」回報「她」的，是「愛」嗎？沒有；只是心碎和眼淚！

傳統的男性照顧女性的觀念，在這本書中可說完全幻滅了。從這本書返顧我們的生活現實，

這樣的抽樣有多少呢？是的，女性有了經濟能力，不需男性照顧也可以活下去，但如反過來要女性在經濟上照顧男性，這又豈是現代女性在享有「平權」之後的心願呢？

另外，這本書中的人物，也明白顯示了工商社會兩性關係「相濡以沫」的心態。在長期的利益相互追逐中，不只人的情緒更緊張，心靈也更孤寂，過去男女雙方慢慢交往、觀察、定情、結婚的步調，在他們看來是太麻煩了，而且不一定有勝算，所以，許多男女關係是以「找個伴湊合」開始的。像「釋情」裏的「她」，同居之後才發現「他」討厭洗澡、愛亂扔東西、凡事跋扈、麻將迷得厲害、不守信諾、怪她干涉他的自由……。他們同居的理由很簡單：①可以省去很多費用；②兩人免於奔波而可增加許多相處的機會。從這簡單的理由出發，兩個瞭解不深也沒有深厚愛情基礎的男女，終於在輕率同居後逐日走進生活的死巷，變成怨偶，最後不得不分手。在現實社會中，不知有多少男女是在這樣不斷的尋求「相濡以沫」的對象，但在心靈和肉體上受到大挫擊的，永遠是無知而善良的女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在社會享有男女平權的現代女性，她們所過的日子似乎未必比「深閨夢裏人」來得幸福和快樂！

4

在中國近代作家中，一般公認白先勇寫女性寫得最成功。白先勇對女性有一種特殊的崇拜，他筆下的女性，在兩性關係中大多是「強勢貨幣」：她們憑美貌和手腕支使週遭的男人，很少吃大虧。「十一個女人」則正好相反：她們是「弱勢貨幣」，跟着人家團團轉，到頭來不但一無所獲，有些連性命也賠了進去！

在寫作功力上，白先勇的成就早經肯定，「十一個女人」的十一位女作家還不能和他相比，可喜的是：她們大都已擺脫過去女作家爲人所詬病的閨閣姿態和自憐的水仙花心態，把心靈的視野落實在現社會女性同胞的生活面，向衆多讀者傾訴了她們的困境和心聲。

王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境界，對大部份的現代人（特別是年輕人）來說，似乎已遙遠有如夢境。可是，看完「十一個女人」這本書，我多麼想向她們或在現實中有相同困境的女性同胞說：請常常記住這句話，並且，在生活上用行爲去實踐這句話。

原載七十年八月「時報雜誌」九十期

十一個女人

張小鳳	快樂的單身女郎	一
陳佩璇	釋情	二七
蕭嫻	小葉	三九
黃菊	阿貴	五五
袁瓊瓊	自己的天空	六一
荻宜	浮萍	七九
蔣曉雲	閒夢	九七
林佩芬	洞仙歌	一一五
蔡昭仙	雨來了	一三七
馮菊枝	畫靨	一四七
姬小苔	抓住我，太陽	一六九
作者簡介		二〇五

張小鳳

快樂的 單身女郎

你忠誠的，咔咔空了三行，再打上一條橫線——李奎錢默思。鈴——鈴——電話聲毫不保留的在空中揚起。

趕忙把信紙從打字機裏抽出來，再推開機架，椅子轉個四十五度角，面對着滿桌的紙張、卷子，伸手往右方掏啊掏的，摸索着拿起聽筒。

「錢默思辦公室。」習慣着控制住滿腔疲憊和厭煩。

「喂，是維吉尼亞嗎？」一個似曾相識的聲音，緩慢而有信心的從那一頭傳來。

「會是我嗎？」半期許半猜疑着，不知不覺精神一振。把面前的東西都推開，支着頭，輕聲問：「我就是。請問您那位啊？」

「我是尹光義，你感冒好了嗎？」像是滿關心似的。

「好多了，謝謝。尹先生找我們錢先生嗎？」大概是，上星期我們新推出的塗料技術座談會上的貴賓。個頭高高的，笑起來那口牙齒在赭紅的